

世界华文
文学系列

WORLD
CHINESE
LITERATURE

孤意与深情
张晓风散文精选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出版社
GUANGDONG FOREIGN LANGUAGES UNIVERSITY PRESS



世界华文
文学系列

WORLD
CHINESE
LITERATURE

孤意与深情

张晓风散文精选

GU XI YU SHEN QING ZHANG XIAO FENG SAN WEN JING XUAN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桂林 ·



原出版社：九歌出版社有限公司

作者：张晓风

中文简体字版 © 2017 年，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集团有限公司出版。

本书由九歌出版社有限公司正式授权，经凯琳国际文化代理，授权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集团有限公司出版中文简体字版本。非经书面同意，不得以任何形式任意重制、转载。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桂图登字：20-2016-342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孤意与深情：张晓风散文精选 / 张晓风著.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2

（世界华文文学系列）

ISBN 978-7-5495-9539-6

I. ①孤… II. ①张…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027994 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西桂林市中华路 22 号 邮政编码：541001）
网址：<http://www.bbtpress.com>

出版人：张艺兵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广西壮族自治区地质印刷厂印刷

（广西南宁市建政东路 88 号 邮政编码：530023）

开本：880 mm × 1 240 mm 1/32

印张：11.25 字数：300 千字

2017 年 2 月第 1 版 2017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00 001~10 000 册 定价：36.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目 录

- 3 遇 见
- 6 情 怀
- 16 在
- 19 从你美丽的流域
- 25 那部车子
- 29 绿色的书筒
- 37 玉 想
- 47 面包出炉时刻
- 49 巷 底
- 51 食橘者
- 53 地毯的那一端
- 61 一个女人的爱情观
- 66 人体中的繁星和穹苍
- 71 母亲的羽衣
- 77 初 雪
- 83 孤意与深情
- 90 山水的巨帙
- 93 山水的圣谕
- 95 适 者
- 97 只因为年轻啊
- 108 你不能要求简单的答案
- 116 一张纸上,如果写的是我的文章
- 118 生命,以什么单位计量
- 120 想你的时候
- 寄亡友恩佩
- 126 我想走进那则笑话里去
- 130 炎 凉
- 133 我喜欢
- 141 有些人
- 145 回到家里
- 151 小小的烛光
- 158 两 岸

- 160 归 去
- 170 魔 季
- 176 秋天·秋天
- 181 不能被增加的人
- 184 蚵仔面线
- 186 描 容
- 193 雨天的书
- 200 定义以命运
- 202 一句好话
- 208 触 目
- 213 林中杂想
- 222 台 词
- 227 错 误
- 中国故事常见的开端
- 233 画 晴
- 239 仗美执言
- 243 光 环
- 251 木棉花
- 253 流苏与《诗经》
- 255 栀子花
- 257 花 坼
- 259 春之针缕
- 261 春之怀古
- 263 人物篇(外四篇)
- 265 一捆柴
- 266 一条西裤
- 267 一柄伞
- 267 一个声音
- 269 我 在
- 275 遇
- 284 月,阙也
- 288 矛盾篇(之一)
- 292 矛盾篇(之二)
- 297 矛盾篇(之三)
- 302 半 局
- 314 一半儿春愁,一半儿水
- 溪城忆旧
- 319 愁乡石
- 323 你要做什么
- 335 回首风烟
- 339 鼻子底下就是路
- 342 眼神四则
- 350 想要道谢的时刻
- 352 老师,这样,可以吗?

孤意与深情

我们要一个形象来把我们自己画给自己看，我们需要一则神话来把我们自己说给自己听：千年不移的真挚深情，阅尽风霜的泰然庄严，接受一个伤痕便另拓一片苍翠的无限生机，人不知而不愠的怡然自足。

树在。山在。大地在。岁月在。我在。
你还要怎样更好的世界？

遇 见

一个久晦后的五月清晨,四岁的小女儿忽然尖叫起来。

“妈妈!妈妈!快点来呀!”

我从床上跳起,直奔她的卧室,她已坐起身来,一语不发地望着我,脸上浮起一层神秘诡异的笑容。

“什么事?”

她不说话。

“到底是什么事?”

她用一只肥匀的有着小肉窝的小手,指着窗外,而窗外什么也没有,除了另一座公寓的灰壁。

“到底什么事?”

她仍然秘而不宣地微笑,然后悄悄地透露一个字。

“天!”

我顺着她的手望过去，果真看到那片蓝过千古而仍然年轻的蓝天，一尘不染令人惊呼的蓝天，一个小女孩在生字本上早已认识却在此刻仍然不觉吓了一跳的蓝天，我也一时愣住了。

于是，我安静地坐在她的旁边，两个人一起看那神迹似的晴空，平常是一个聒噪的小女孩，那天竟也像被震慑住了似的，流露出虔诚的沉默。透过惊讶和几乎不能置信的喜悦，她遇见了天空。她的眸光自小窗口出发，响亮的天蓝从那一端出发，在那个美丽的五月清晨，它们彼此相遇了。那一刻真是神圣，我握着她的小手，感觉到她不再只是从笔画结构上认识“天”，她正在惊讶赞叹中体认了那份宽阔、那份坦荡、那份深邃——她面对面地遇见了蓝天，她长大了。

那是一个夏天的长得不能再长的下午，在印第安纳州的一个湖边，我起先是不经意地坐着看书，忽然发现湖边有几棵树正在飘散一些白色的纤维，大团大团的，像棉花似的，有些飘到草地上，有些飘入湖水里，我当时没有十分注意，只当是偶然风起所带来的。

可是，渐渐地，我发现情况简直令人暗惊，好几个小时过去了，那些树仍旧浑然不觉地，在飘送那些小型的云朵，倒好像是一座无限的云库似的。整个下午，整个晚上，漫天漫地都是那种东西，第二天情形完全一样，我感到诧异和震撼。

其实，小学的时候就知道有一类种子是靠风力、靠纤维播送的，但也只是知道一道测验题的答案而已。那几天真的看到了，满心所感到的是一种折服，一种无以名之的敬畏，我几乎是第一次遇见生命——虽然是植物的。

我感到那云状的种子在我心底强烈地碰撞上什么东西,我不能不被生命豪华的、奢侈的、不计成本的投资所感动。也许在不分昼夜的飘散之余,只有一颗种子足以成树,但造物者乐于做这样惊心动魄的壮举。

我至今仍然常在沉思之际想起那一片柔媚的湖水,不知湖畔那群种子中有哪一颗种子成了小树,至少,我知道有一颗已经长成,那颗种子曾遇见了一片土地,在一个过客的心之峡谷里,蔚然成荫,教会她,怎样敬畏生命。

情 怀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我变成了一个容易着急的人。

行年渐长,许多要计较的事都不计较了,许多渴望的梦境也不再使人颠倒,表面看起来早已经是个人可以令人放心、循规蹈矩的良民,但在胸臆里仍然暗暗地郁勃着一声闷雷,等待某种不时的炸裂。

仍然落泪,在读说部故事诸葛亮武侯废然一叹、跨出草庐的时候;在途经罗马看米开朗基罗一斧一凿每一痕都是开天辟地的悲愿的时候;在深宵不寐、感天念地深视小儿女睡容的时候。

忽焉就四十岁了,好像觉得自己一身竟化成两个,一个正咧嘴嬉笑,抱着手冷眼看另一个,并且说:

“嘿,嘿,嘿,你四十岁啦,我倒要看看你四十岁会变成什么样子哩!”

于是正正经经开始等待起来，满心好奇兴奋伸着脖子张望即将上演的“四十岁时”，几乎忘了主演的人就是自己。

好几年前，在朋友的一面素壁上看见一幅英文格言，说的是：

“今天，是此后余生的第一天。”

我谛视良久，不发一语，心里却暗暗不服：

“不是的，今天是今生到此为止的最后一天。”

我总是着急，余生有多少，谁知道呢？果真如诗人说的“百年梳三万六千回”的悠悠栉发岁月吗？还是“四季攸来往，寒暑变为贼，偷人面上花，夺人头上黑”的霸道不仁呢？有一年，眼看着患癌症的朋友史惟亮一寸寸地走远，那天是二月十四日，日历上的情人节，他必然还有很绵缠不足的爱情吧，中国总是那最初也是最后的恋人，然而，他却走了，在情人节。

我走在什么时候？谁知道？只知道世方大劫，一切活着的人都是叨天之幸，只知道，且把今天当作我的最后一天，该爱的，要来不及地去爱，该恨的，要来不及地去恨。

从印度、尼泊尔回来，有小小的人世间的得意，好山水，好游伴，好情怀，人生至此，还复何求？还复何夸？回来以后，急着去看植物园的荷花，原来不敢期望在九月看荷的，但也许克什米尔的荷花湖使人想痴了心，总想去看看自己的那片香红，没想到她们仍在那里，比六月那次更灼然。回家忙打电话告诉慕容，没想到这人“险阴”，竟然已经看过了。

“你有没有想到，”她说，“就连这一池荷花，也不是我们‘该’有的啊！”人是要活很多年才知道感恩的，才知道万事万物包括投

眼而来的翠色，附耳而至的清风，无一不是豪华的天宠。才知道生命中的每一霎都是向永恒借来的片羽，才相信胸襟中的每一缕柔情都是无限天机所流泻的微光。

而这一切，跟四十岁又有什么关联呢？

想起古代的东方女子，那样小心在意地贮香膏于玉瓶，待香膏一点一滴地积满了，她忽然竟渴望就地一掷，将猛烈的馨香并作一次挥尽。啊！只要那样一度，够了。

想起绝句里的剑客：“十年磨一剑，霜刃未曾试，今日把示君，谁有不平事？”分明一个按剑的侠者，在清晨跨鞍出门，渴望及锋而试。

想起朋友亮轩少年十七岁，过中华路，在低矮的小馆里见于右任的一副联：“与世乐其乐，为人平不平。”私慕之余，竟真能效志。人生如果真有可争，也无非这些吧？

又想起杨牧的一把纸扇，扇子是在浙江绍兴买的，那里是秋瑾的故居，扇上题诗曰：

连雨清明小阁秋，

横刀奇梦少时游。

百年堪羨越园女，

无地今生我掷头。

冷战的岁月是没有掷头颅的激情的，然而，我四十岁了，我是那扬瓶欲作一投掷的女子，我是那挎刀直行的少年，人世间总有一

件事,是等着我去做的,石槽中总有一把剑,是等着我去拔的。

去年九月,我们全家四人到恒春一游。由于娘家至今在屏东已住了廿八年,我觉得自己很有理由把那块土地看作故乡了。阳光薄金,秋风薄凉,猫鼻头的激浪白亮如抛珠溅玉,立身苍茫之际,回顾渺小的身世,一切幼时所曾羡慕的,此刻全都有了。曾听人说流星划空之际,如果能飞快地说出祈愿便可实现,当时多急着想练好快利的口齿啊,而今,当流星过眼我只能知足地说:

“神啊,我一无祈求!”

可是,就在那一天,我走到一个小摊子前面,一些褐斑的小鸟像水果似的绑成一吊在门口,我习惯地伸出手摸了它一下。忽然,那只鸟反身猛啄我一口,我又痛又惊,急速地收回手来,惶然无措地愣在那里。

就在那一瞬间,我忽然忘记痛,第一次想起鸟的生涯。

它必然也是有情有知的吧?它必然也正忧痛煎急吧?它也隐隐感到面对死亡的不甘吧?它也正郁愤悲挫忽忽如狂吧?

我的心比我的手更痛了。这是我第一次遇见不幸的伯劳,在这以前它一直是我案头古老的《诗经》里的一个名字,“七月鸣鵙”便是伯劳了,伯劳也是“劳燕分飞”典故里的一部分。

稍往前走,朋友指给我看烤好的鸟。再往前走,他指给我看堆积满地的小伯劳鸟的鼻尖。

“抓到就先把嘴折下来,免得咬人。然后才杀来烤,刚才咬你的那种因为打算卖活的,所以鼻尖没有折断。”

朋友是个尽责的导游,我却迷离起来。这就是我的老家屏东

吗？这就是古老美丽的恒春古城吗？这就是海滩上有着发光的“贝壳沙”的小镇吗？这就是入夜以后沼气的蓝焰会从小泽里亮起来的神话之乡吗？“恒春”不该是“永恒的春天”吗？为什么有名的“关山落日”前，为什么惊心动魄的万里夕照里，我竟一步步踩着小鸟的鼻尖？

要不要管这档子闲事呢？

寄身在所谓的学术单位里已经几十年了，学人的现实和计较有时不下商人，一位坦白的教授说：

“要我帮忙做食品检验？那对我的研究计划有什么好处？这种事是该卫生管理部门做的，他们不做了，我多管什么闲事，我自己的 paper 不出来，我在学术界怎么混？”

他说的没有错，只是我有时会想起胡金铨的《龙门客栈》，大门砰然震开，白衣侠士飘然当户。

“干什么的？”

“管闲事的！”

回答得多么理直气壮。

我为什么想起这些？四十岁还会有少年侠情吗？为什么空中无中总恍惚有一声召唤，使人不安。

我不喜欢“善心人士”的形象，“慈眉善目”似乎总和衰老、妇道人家、愚弱有关。而我，做起事来总带五分赌气性质，气生命不被尊重，气环境不被珍惜。但是，真的，要不要管这档闲事呢？管起来钱会浪费掉，睡眠会更不足，心力会更交瘁，而且，会被人看成我最不喜欢的“善士”的模样，我还要不要插手管它呢？

教哲学的梁从香港来，惊讶地看我在屋顶上种出一畦花来。看到他，我忽然唠唠叨叨在嬉笑中也哲学起来了。

“你知道，在这个世界上，我终于慢慢明白，我能管的事太少了，北爱尔兰那边要打，你管得着吗？巴基斯坦这边要打，你压得了吗？小学四年级的音乐课本上有一首歌这样说：‘看我们少年英豪，抖着精神向前跑，从心底喊出口号，要把世界重改造，为着民族求平等，为着人类争公道，要使全球万国间，到处胜欢笑。’那时候每逢刮风，我就喜欢唱这首歌顶着风往前走。可是，三十年过去了，我不敢再说这样的大话，‘要把世界重改造’，我没有这种本事，只好回家种一角花圃，指挥指挥四季的红花绿卉，这就是辛稼轩说的，人到了一个年纪，忽然发现天下事管不了，只好回过头来‘乃翁依旧管些儿，管竹、管山、管水’。我呢，现在就管它几棵花。”

说的时候自然是说笑的，朋友认真地听，但我也知道自己向来虽不怕“以真我示人”，只是也不曾“以全我示人”。种花是真的，刻意去买了竹床竹椅放在阳台上看星星也是真的，却像古代长安街上的少年，耳中猛听得金铁交鸣，才发觉抽身不及，自己又忘了前约，依然伸手管了闲事。

一夜，歇下驰骋终日的疲倦，十月的夜，适度的凉，我舒舒服服地独倚在一张为看书而设计的躺榻上，算是对自己一点小小的纵容吧！生平好聊天，坐在研究室里是与古人聊天，与西人聊天。晚上读闲书读报是与时人聊天。写文章，则是与世人与后人聊天，旅行的时候则与达官贵人或老农老圃闲聊，想来属于我的一生，也无非是聊了些天而已。

忽然，一双忧郁愠怒的眼睛从报纸右下方一个不显眼的角落向我投视来，一双鹰的眼睛，我开始不安起来。不安的原因也许是因为那怒睁的眼中天生有着鹰族的锐利奋扬，但是不止，还有更多，我静静地读下去。在花莲，一个叫玉里的镇，一个叫卓溪乡古风村的地方，一只赫氏角鹰被捕了。从来不知道赫氏角鹰的名字，连忙去查书，知道它曾在几万年前，从喜马拉雅和云南西北部南下，然后就留在中央山脉了，它不是台湾特有鸟类，也不是偶然过境的候鸟，而是“留鸟”，这一留，就是几万年，听来像绵绵无尽期的一则爱情故事。

却有人将这种鸟用铁夹捕了，转手卖掉，得到五千元。

我跳起来，打长途电话到玉里，夜深了，没人接，我又跑到桌前写信，急着找限时信封作读者投书，信封上了，我跑下楼去推脚踏车寄信，一看腕表已经清晨五点了，怎么会弄得这么晚的？也只能如此了，救生命要紧！

跨车回来，心中亦平静亦激动，也许会带来什么麻烦，会有人骂我好出风头，会有人说我图名图利，会有人铁口直断说：“我看她是要竞选了！”不管他，我且先去睡两个小时吧！我开始隐隐知道刚才和那只鹰的一照面间我为什么不安，我知道那其间有一种召唤，一种几乎是命定的无可抗拒的召唤，那声音柔和而沉实，那声音无言无语，却又清晰如面晤，那声音说：“为那不能自述的受苦者说话吧！为那不自伸的受屈者表达吧！”

而后，经过报上的风风雨雨，侦骑四出，却不知那只鹰流落在哪里，我的生活从什么时候开始竟和一只鹰莫名其妙地连在一起